



利玛窦书信集



〔意〕利玛窦 著
文 铮 译
〔意〕梅欧金 校

非外借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利 玛 窦 书 信 集

〔意〕利玛窦 著

文 铮 译

〔意〕梅欧金 (Eugenio Menegon)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2018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利玛窦书信集/(意)利玛窦著;文铮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ISBN 978-7-100-08566-3

I. ①利… II. ①利…②文… III. ①利玛窦(1552~1610)—书信集 IV. ①B979.9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2319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利玛窦书信集

〔意〕利玛窦 著

文 铮 译

〔意〕梅欧金(Eugenio Menegon)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8566-3

2018年9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3 3/4

定价:80.00 元

This publication is sponsored by the Ricci Institute for
Chinese-Western Cultural History at the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Center for the Pacific Rim

本书由美国旧金山大学亚太中心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
组织并资助出版



本书的翻译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
学院资助

利玛窦书信集

译者前言

这部《利玛窦书信集》主要是根据《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历史著作》(*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的第二卷《中国来信》(*Le lettere dalla Cina*)译出的,该书于1913年在利玛窦的故乡——意大利玛切拉塔市(Macerata)出版,出版者是当时的“国家荣誉委员会”(Comitato per le onoranze nazionali),耶稣会士历史学家皮耶特罗·塔基·文图里(Pietro Tacchi Venturi)为该书写下了长篇序言和详细的注释与索引。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译者还参考了意大利 Quodlibet 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的《利玛窦书信集》(*Matteo Ricci, Lettere*)中的部分内容。

在这部《利玛窦书信集》的正文部分共收入了利玛窦的54封书信,这些信都是他于1580年至1609年之间从印度或中国寄出的。这54封信及其原始资料的来源是:

1. 1580年1月18日,自科钦,致 E. de Goes,现藏罗马耶稣会档案馆 (Goa 38,1,ff. 171v-173v),抄本。
2. 1580年11月30日,自科钦,致 M. de Fornari,现藏米兰 Ambrosiana 图书馆(R. 100 Sup. NR. 6217, ff. 260r-262r),抄本。
3. 1580年11月29日,自科钦,致 L. Maselli,现藏罗马耶稣会档案馆 (Goa 13,1,ff. 96r-97v),利氏手稿。
4. 1580年11月30日,自科钦,致 G. P. Maffei,现藏罗马耶稣会档案馆 (Goa 38,1,ff. 125r-126v),利氏手稿。
5. 1581年11月25日,自果阿,致 C. Acquaviva,现藏罗马耶稣会档案馆 (Goa 47, ff. 195r-196v),利氏手稿。
6. 1581年12月1日,自果阿,致 G. P. Maffei,现藏罗马耶稣会档案馆 (Goa 38,1,ff. 129r-130v),利氏手稿。

7. 1583 年 2 月 13 日, 自澳门, 致 M. de Fornari, 现藏米兰 Ambrosiana 图书馆(R. 100 Sup. : unità codicologica 14; [Nota: EI 29, pp. 245-247; SBN])或罗马耶稣会档案馆(Jap. Sin. 126, ff. 1r-4v), 抄本。
8. 1583 年 2 月 13 日, 自澳门, 致 C. Acquaviva, 现藏罗马耶稣会档案馆(Jap. Sin. 9, 1, ff. 149r-150v), 利氏手稿。
9. 1584 年 9 月 13 日, 自肇庆, 致 G. Román, 现藏西维利亚印度总档案馆(Filipinas 29, N. 49, 10, ff. recto-verso n. n.), 抄本。
10. 1584 年 11 月 30 日, 自广州, 致 C. Acquaviva, 现藏罗马耶稣会档案馆(Jap. Sin. 9, 2, ff. 315r-316v), 利氏手稿。
11. 1585 年 10 月 20 日, 自肇庆, 致 C. Acquaviva, 现藏罗马耶稣会档案馆(Jap. Sin. 10, 1, ff. 46r-50v), 利氏手稿。
12. 1585 年 11 月 10 日, 自肇庆, 致 L. Maselli, 现藏罗马耶稣会档案馆(Jap. Sin. 10, 1, ff. 79r-81r), 利氏手稿。
13. 1585 年 11 月 24 日, 自肇庆, 致 G. Fuligatti, 曾藏于罗马耶稣会档案馆, 利氏手稿, 参见“Opere Storiche II”, p. 66。
14. 1586 年 9 月 30 日, 自肇庆, 致无名氏, 现藏罗马耶稣会档案馆(Jap. Sin. 10, 1, ff. 159r-160v), 利氏手稿。
15. 1586 年 10 月 29 日, 自肇庆, 致 L. Maselli, 现藏罗马耶稣会档案馆(Jap. Sin. 10, 2, ff. 180r-181v), 利氏手稿。
16. 1589 年 9 月 9 日, 自韶州, 致 A. Valignano, 曾藏于葡萄牙 Eborensis 图书馆, 利氏手稿, 参见“Opere Storiche II”, p. 74。
17. 1589 年 10 月 30 日, 自韶州, 致 A. Valignano, 现藏罗马耶稣会档案馆(Jap. Sin. 11, 1, ff. 171r-172v), 抄本。
18. 1592 年 11 月 12 日, 自韶州, 致 F. de Fabii, 现藏罗马耶稣会档案馆(Jap. Sin. 11, 2, ff. 338r-340v), 利氏手稿。
19. 1592 年 11 月 12 日, 自韶州, 致 G. B. Ricci, 现藏玛切拉塔 Mozzi Borgetti 市立图书馆(ms. 265, ff. 1r-3v), 抄本。
20. 1592 年 11 月 15 日, 自韶州, 致 C. Acquaviva, 现藏罗马耶稣会档案馆(Jap. Sin. 12, 1, ff. 90r-93v), 利氏手稿; 玛切拉塔 Mozzi Borgetti 市立图书馆(ms. 265, ff. 4v-13v), 抄本。

21. 1593 年 12 月 10 日, 自韶州, 致 G. B. Ricci, 现藏玛切拉塔 Mozzi Borgetti 市立图书馆(ms. 265, ff. 3v-4v), 抄本。
22. 1593 年 12 月 10 日, 自韶州, 致 C. Acquaviva, 曾藏于罗马耶稣会档案馆, 利氏手稿, 参见“Opere Storiche II”, p. 115, 今下落不详。
23. 1594 年 10 月 12 日, 自韶州, 致 G. Costa, 现藏罗马耶稣会档案馆(Jap. Sin. 12, 2, ff. 187r-188v), 利氏手稿。
24. 1594 年 11 月 15 日, 自韶州, 致 F. de Fabii, 现藏罗马耶稣会档案馆(Jap. Sin. 12, 2, ff. 230r-231v), 利氏手稿。
25. 1595 年 8 月 29 日, 自南昌, 致 D. de Sande, 现藏罗马耶稣会档案馆(Jap. Sin. 113, ff. 23r-43v), 利氏手稿。
26. 1595 年 10 月 7 日, 自南昌, 致 G. Benci, 现藏玛切拉塔 Mozzi Borgetti 市立图书馆(ms. 265, ff. 14v-16r), 抄本。
27. 1595 年 10 月 28 日, 自南昌, 致无名氏, 曾藏于罗马耶稣会档案馆, 抄本, 参见“Opere Storiche II”, p. 166。
28. 1595 年 10 月 28 日, 自南昌, 致 G. Costa, 现藏玛切拉塔 Mozzi Borgetti 市立图书馆(ms. 265, ff. 16r-25v), 抄本。
29. 1595 年 11 月 4 日, 自南昌, 致 C. Acquaviva, 现藏罗马耶稣会档案馆(Jap. Sin. 12, 2, ff. 275r-280v), 利氏手稿。
30. 1596 年 10 月 12 日, 自南昌, 致 G. Fuligatti, 现藏玛切拉塔 Mozzi Borgetti 市立图书馆(ms. 265, ff. 25v-29r), 抄本。
31. 1596 年 10 月 13 日, 自南昌, 致 A. M. Ricci, 现藏玛切拉塔 Mozzi Borgetti 市立图书馆(ms. 265, ff. 29r-31r), 抄本。
32. 1596 年 10 月 13 日, 自南昌, 致 C. Acquaviva, 现藏罗马耶稣会档案馆(Jap. Sin. 12, 2, ff. 372r-374v), 利氏手稿。
33. 1596 年 10 月 15 日, 自南昌, 致 G. Costa, 现藏罗马耶稣会档案馆(Jap. Sin. 12, 2, ff. 377r-378v), 利氏手稿。
34. 1597 年 9 月 9 日, 自南昌, 致 L. Passionei, 现藏曼托瓦国家档案馆(Archivio Gonzaga, busta 795, 3, ff. recto-verso n. n.), 利氏手稿。
35. 1597 年 12 月 25 日, 自南昌, 致 C. Clavio, 曾藏于罗马耶稣会档案馆, 利氏手稿, 参见“Opere Storiche II”, p. 243。

36. 1599年8月14日,自南京,致 G. Costa,现藏罗马耶稣会档案馆(Jap. Sin. 13, 2, ff. 313r-314v),利氏手稿。
37. 1602年9月2日,自北京,致 N. Longobardo,摘自《1603年神父致耶稣会总会长阿夸维瓦神父的日本年度报告》,报告中附一份中国报告和一份摩鹿迦群岛报告。罗马, Zannetti 出版, 1605, p. 140。
38. 1605年[5月?],自北京,致 L. Maselli,曾藏于罗马耶稣会档案馆,利氏手稿,参见“Opere Storiche II”, p. 251。
39. 1605年5月9日,自北京,致 F. de Fabii,现藏罗马耶稣会档案馆(Jap. Sin. 14, 2, ff. 213r-214v),利氏手稿。
40. 1605年5月10日,自北京,致 G. B. Ricci,现藏玛切拉塔 Mozzi Borgetti 市立图书馆(ms. 265, ff. 39r-41r),抄本。
41. 1605年5月10日,自北京,致 G. Costa,现藏玛切拉塔 Mozzi Borgetti 市立图书馆(ms. 265, ff. 41r-46v),抄本。
42. 1605年5月12日,自北京,致 O. Ricci,现藏玛切拉塔 Mozzi Borgetti 市立图书馆(ms. 265, f. 33rv),抄本。
43. 1605年5月12日,自北京,致 J. Álvares,现藏罗马耶稣会档案馆(Jap. Sin. 14, 2, ff. 215r-216v),利氏手稿。
44. 1605年7月26日,自北京,致 C. Acquaviva,现藏罗马耶稣会档案馆(Jap. Sin. 14, 2, ff. 217r-218v),利氏手稿。
45. 1605年7月26日,自北京,致 Giulio 和 Girolamo Alaleoni,现藏玛切拉塔 Mozzi Borgetti 市立图书馆(ms. 265, ff. 34v-37v),抄本。
46. 1606年8月15日,自北京,致 C. Acquaviva,现藏罗马耶稣会档案馆(Jap. Sin. 14, 2, ff. 243r-244r),利氏手稿。
47. 1607年10月18日,自中国,以“1606—1607 耶稣会利玛窦神父致总会长阿夸维瓦神父中国年度报告”为题出版,罗马 Zannetti 出版, 1610。
48. 1608年3月6日,自北京,致 G. Costa,曾藏于 Antonio Ricci Riccardi 侯爵档案馆,抄本,参见“Opere Storiche II”, p. 331。
49. 1608年3月8日,自北京,致 C. Acquaviva,现藏罗马耶稣会档案馆(Jap. Sin. 14, 2, ff. 308r-311v),利氏手稿。

50. 1608 年 8 月 22 日,自北京,致 C. Acquaviva,现藏罗马耶稣会档案馆(Jap. Sin. 11,2,ff. 312r-315v),利氏手稿。
51. 1608 年 8 月 23 日,自北京,致 F. de Fabii,现藏罗马耶稣会档案馆(Jap. Sin. 14,2,ff. 318r-319v),利氏手稿。
52. 1608 年 8 月 24 日,自北京,致 A. M. Ricci,现藏玛切拉塔 Mozzani Borgetti 市立图书馆(ms. 265,ff. 33v-34v),抄本。
53. 1609 年 2 月 15 日,自北京,致 F. Pasio,现藏罗马耶稣会档案馆(Jap. Sin. 14,2,ff. 322r-323v),抄本。
54. 1609 年 2 月 17 日,自北京,致 J. Álvares,现藏罗马耶稣会档案馆(Jap. Sin. 14,2,ff. 324r-325v),利氏手稿。

其中书信 13、16、22、27、35 和 48,虽然文图里在《中国来信》中注明了它们的来历,但依据现在所掌握的参考资料和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提供的信息查询结果,我们尚无法确定其原本的下落。

另外,书信 15,即 1586 年 10 月 29 日自肇庆致 L. Maselli 的信是 1913 年版《中国来信》中所没有的。这封信是由耶稣会士汉学家德礼贤(Pasquale D'Elia)发现并刊登在 1935 年第 4 期《天主教文明》(*La Civiltà Cattolica*)上的。2001 年 Quodlibet 版《利玛窦书信集》将其收录,本书即依据这一版本译出。

此外,还有 3 封书信作为附录附于书后:

第一封是利玛窦于 1607 年 11 月 12 日从北京写给耶稣会士费南德(Gaspar Fernandes)神父的,篇幅很短。其实,这并不是一封完整的书信,只是对一封此前未能寄到的书信的概述,摘自利玛窦 1607—1608 年写给耶稣会的关于东方教务工作的年度报告。

另外两封信曾是德礼贤发现并在《利玛窦资料》(*Fonti Ricciane*)中提及过的,但至今尚未以各种形式正式发表,因此本书是第一次将这两封利玛窦书信的内容公之于众。其中第一封信的原件现藏于罗马格列高利宗座大学(Pontificia Università Gregoriana)档案馆,是利玛窦于 1585 年 11 月 20 日从广东肇庆寄给罗马耶稣会修道院院长方济各·本奇(Francesco Benci)神父的,另一封信是利玛窦书信的抄本,现藏于罗马瓦利切利亚纳图书馆(Biblioteca Vallicelliana),1605 年 5 月 12 日从北京寄给故乡玛切拉塔的亲兄弟安

东尼奥·玛利亚·利奇的。意大利汉学家梅欧金(Eugenio Menegon)博士根据《利玛窦资料》中的线索,于2003年在罗马分别寻得这两封信的下落,并抄录了下来。本书中的译文就是经梅欧金博士同意,根据其抄本译出的。

上述这3封信因其来源或地位的特殊,故列在附录之中,未按其写作年代与正文中的54封信共同排序。本书中所有信件的标题都是译者参考《中国来信》和《利玛窦书信集》中编者拟定的标题而添加的。

利玛窦书信大多数是用其母语——意大利语写成,但因收信人国籍不同,也有一些是用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写成的,其中葡萄牙语书信6封,分别是第1、4、6、14、16、25封,西班牙语书信两封,分别是第9和第17封。译者在翻译这些非意大利语书信时,参照了Quodlibet版《利玛窦书信集》中的意大利语译本和梅欧金博士对译文的修改意见,其中第25封书信,因其篇幅较长,意大利语译本又疏漏较多,所以在译出后曾请吴志良、金国平先生与原文比对,提出宝贵意见。

利玛窦在华近30年,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以讲汉语和葡萄牙语为主,而对意大利语却日渐生疏,因此在他的书信中经常会出现一些语法、词汇或修辞方面的错误,这一点他本人在书信中也屡次提起。这种情况给翻译工作造成了一定难度,为了尽量避免翻译中的语言错误和误读,译者与梅欧金博士一起将译稿与原文逐句核对,发现问题,拾遗补阙。

除语言问题外,书信中涉及的大量专有名词、历史事件和基督教知识等也是译者在翻译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文图里在《中国来信》中对其中大多数问题做了详尽的考释,而Quodlibet版《利玛窦书信集》在参考《中国来信》的基础上,也做出了很有价值的注释和索引,这些都为译者的翻译和注释工作提供了便利。本书仅部分参考并采纳了上述两部著作中的注释,对译文中重要的人名、地名、称谓、著作、事件及拉丁语引文等内容做了译者注,并对个别问题进行了考证和解释。译者翻译本书的初衷是为以汉语为母语的研究者提供一个尽量接近原文的可靠译本,为深入研究带来便利。

就内容而言,利玛窦书信与《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有很多相似之处,可以相互印证,因为这些素材一般都来自于他平时积累的笔记和资料。然而不同的是,在《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中,利玛窦站在修史者的角度,在书中尽量隐藏自己,以显示历史的客观性。但在书信中,除了叙

事以外,利玛窦还可以表达思想,流露情感。因此我们通过这 50 余封书信,有机会开启一扇通往利玛窦内心世界的大门。

在本书翻译和出版过程中,美国旧金山大学亚太中心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主任吴小新博士担起了所有组织和协调的任务,如果没有他多年不懈的努力,本书也无缘问世。此外,文庸先生、谢方先生、张西平先生、何高济先生等也为本书的翻译和出版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由于本人水平有限,译文和注释难免会有错漏之处,这当然由译者本人负责,在此衷心希望读者不吝赐教,以便再版时更正。

译者

2018 年 3 月于北京

目 录

1. 致科因布拉耶稣会曼努尔·德·戈埃斯 (Manoel de Goes)神父	1
2. 致耶稣会马尔第诺·德·弗尔纳里(Martino de Fornari)神父	7
3. 致罗马耶稣会路多维科·马赛里(Ludovico Maselli)神父	9
4. 致科因布拉耶稣会蒋·皮埃特罗·马费伊 (Gian Pietro Maffei)神父	11
5. 致罗马耶稣会总会长克劳迪奥·阿夸维瓦 (Claudio Acquaviva)神父	14
6. 致里斯本耶稣会蒋·皮埃特罗·马费伊神父	18
7. 致帕多瓦耶稣会马尔第诺·德·弗尔纳里神父	23
8. 致罗马耶稣会总会长阿夸维瓦神父	27
9. 致澳门蒋·巴蒂斯塔·罗曼(Juan Bautista Román)	30
10. 致罗马耶稣会总会长阿夸维瓦神父	42
11. 致罗马耶稣会总会长阿夸维瓦神父	45
12. 致那不勒斯耶稣会路多维科·马赛里神父	52
13. 致锡耶纳耶稣会富里伽蒂(Giulio Fuligatti)神父	56
14. 致无名氏	62
15. 致那不勒斯耶稣会路多维科·马赛里神父	63
16. 致澳门耶稣会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神父	67
17. 致耶稣会范礼安神父	76
18. 致罗马耶稣会法比奥·德·法比(Fabio de Fabii)神父	80
19. 致玛切拉塔镇乔万尼·巴蒂斯塔·利奇 (Giovanni Battista Ricci)阁下	87

20. 致罗马耶稣会会长阿夸维瓦神父	91
21. 致玛切拉塔镇乔万尼·巴蒂斯塔·利奇阁下	101
22. 致罗马耶稣会会长阿夸维瓦神父	103
23. 致锡耶纳耶稣会吉洛拉莫·科斯塔(Girolamo Costa)神父	106
24. 致罗马耶稣会法比奥·德·法比神父	110
25. 致澳门孟三德(Duarte de Sande)神父	113
26. 致罗马耶稣会吉洛拉莫·本奇(Girolamo Benci)神父	139
27. 致无名氏神父	142
28. 致吉洛拉莫·科斯塔神父	151
29. 致罗马耶稣会总会长阿夸维瓦神父	160
30. 致罗马耶稣会朱里奥·富里伽蒂神父	181
31. 致玛切拉塔议事司铎安东尼奥·玛利亚·利奇 (Antonio Maria Ricci)	186
32. 致罗马耶稣会总会长阿夸维瓦神父	189
33. 致罗马耶稣会吉洛拉莫·科斯塔神父	196
34. 致摩德纳耶稣会莱利奥·帕西奥内伊(Lelio Passionei)神父	200
35. 致罗马耶稣会克拉维奥(Christopher Clavius)神父	206
36. 致罗马耶稣会吉洛拉莫·科斯塔神父	208
37. 致耶稣会龙华民(Niccolò Longobardo)神父	215
38. 致罗马耶稣会路多维科·马赛里神父	216
39. 致罗马耶稣会法比奥·德·法比神父	225
40. 致玛切拉塔镇乔万尼·巴蒂斯塔·利奇	232
41. 致罗马耶稣会吉洛拉莫·科斯塔神父	236
42. 致玛切拉塔镇奥拉齐奥·利奇(Orazio Ricci)	242
43. 致罗马耶稣会乔万尼·阿尔瓦莱兹(João Álvares)神父	244
44. 致罗马耶稣会总会长阿夸维瓦神父	250
45. 致罗马耶稣会朱里奥神父和吉洛拉莫神父	257
46. 致罗马耶稣会总会长阿夸维瓦神父	262
47. 致罗马耶稣会总会长阿夸维瓦神父	269
48. 致罗马耶稣会吉洛拉莫·科斯塔神父	291

49. 致罗马耶稣会总会长阿夸维瓦神父	299
50. 致罗马耶稣会总会长阿夸维瓦神父	311
51. 致法比奥·德·法比神父	325
52. 致玛切拉塔镇神父安东尼奥·玛利亚·利奇	329
53. 致中国副教省负责人巴范济(Francesco Pasio)神父	331
54. 致罗马耶稣会阿尔瓦莱兹神父	340
附录 1 致罗马学院方济各·本奇(Francesco Benci)神父	344
附录 2 致玛切拉塔大教堂安东尼奥·玛利亚·利奇神父	347
附录 3 致果阿印度教省负责人费南德(Gaspar Fernandes)神父	353
索引	354

1. 致科因布拉耶稣会 曼努尔·德·戈埃斯 (Manoel de Goes)神父

1580年1月18日,科钦

在圣使徒巴尔多禄茂(Bertolameu)曾传播过福音的北印度有一位莫卧儿(Magor)国王,他的王国一直延伸到北回归线,从坎贝(Cambaia)一直到孟加拉,在西面与波斯王国以恒河或印度河为界,分河而治,然而莫卧儿国王的一个兄弟在河对岸也拥有一些领土,但似乎要向波斯王纳贡。莫卧儿王国的北面与鞑靼人的领土接壤,因此他们也沿袭了种姓制度。其东面边界有一些高耸的山峰,这些山的名字我一时想不起来了。总之,这个王国的版图呈一巨大的四边形。

多年来,这位国王感到他们奉行的教派——摩尔人^①教派——的虚伪,所以想要改换宗派。当他从一些来此贸易的葡萄牙人那里得知我们圣教的事后,便认为这些都是善举,似乎表示出奉行我们圣教的意愿。他多次跪拜、亲吻一尊圣母的圣像,我不知这尊圣像他是如何得到的。总之,他为天主教友做了很多好事。

不知他是如何知道在孟加拉有一位神父的,但那个神父文化水平很低。国王派人把这位神父请去,热情款待他,给了他很多让人难以置信的荣誉。这位神父曾从那里给果阿的大主教写过信。神父甚至教了国王葡萄牙语,他教国王的第一个词就是耶稣基督,国王经常以此和葡萄牙人打招呼,而这位优秀的神父则回答他说:“耶稣基督保佑您。”

^① 在利玛窦时代,“摩尔人”一般指穆斯林。

今年,这位国王派了一名非常干练的使者来到果阿,带来了给印度总督、大主教和教省负责人神父的信,这些信的译本都将附在我们的年度报告中寄出去。国王明确邀请两位耶稣会神父前往,并为他们派来了两匹骡子,他在信中说,他会把神父们待为上宾,把他们当自己人看待,他们什么时候想离开他都放行,并会赠给他们重礼和很高的荣誉。

但他在信中未提他想归信天主的事,只说要请两位我们教中学识渊博的神父去,并带上所有有关我们教义的书籍。一些葡萄牙人,特别是那个名叫佩罗·塔瓦雷斯(Pero Tavares)的人,据说这位莫卧儿国王过些时候可能会让他当孟加拉某地的总督,但他们还不敢确定这是不是国王的真心话。不过从他们对国王的第一印象看,国王有可能会归信天主。

莫卧儿国王的这位使节受到了葡萄牙当局最高规格的接待,当他首次来访的时候就受到了总督般的待遇,这也多亏了我们的耶稣会士,因为我们已经事先知道他此来的目的。这位使节亲眼看到,葡萄牙人的大部分军舰都到港口去迎接他,因为他想从海上进入此地,葡萄牙人一直迎到城外两三里格^①的圣地亚哥(Santiago),码头上鼓乐喧天,总督和所有的上层人物都在总督府内恭候他。

当他首次来访我们的学院,递交莫卧儿国王给我们耶稣会士的信函时,同样受到了热情接待,我们还请他参观了整个寓所:教堂及其各式装饰。在教堂中我们唱诗并演奏管风琴,我们还让修士们身着主教的披风,头戴主教冠,手执权杖为他进行演示。此外还有其他一些节目。

这所学院像科因布拉那座一样,是一座高大的建筑。随后,他又去了图书馆、药房、医院、修士学校、花园、水磨房和餐厅,并在餐厅中享用了一顿美味的点心。但他不想在那里饮酒,以免对下人产生不良影响,但他要求我们把酒送到他下榻的地方,这座寓所就与我们学院毗邻。您可以想象,他所到之处都是戒备森严。最后,他参观了寄宿学校。孩子们为他跳了舞,并用我们的语言和他们的波斯语演唱了歌曲,使他惊叹不已。最后孩子们还为他演奏了弦琴和提琴。我敢肯定,就算他去了葡萄牙,也不会受到比这更好的接待。

这位使节深受感动,他说,这所学院简直就是一座小城。他还对神父们

① 里格为一种古老的长度测量单位,一里格约合六千米。

对他的盛情款待表示谢意。从那以后,他非常尊重耶稣会的意见,又多次来过我们的学院、教堂乃至院长府邸。那一年,院长府邸内住着几位我们的哲学家,他们都是由某一教理课程学成归来的。此外,那里还有十七八位我们的神父。当那些来访的莫卧儿显贵们进入教堂时,都把鞋留在了门槛上,然后爬到圣像祭台前向圣母做祷告。当我们把圣像骨匣和圣路加圣母像带到使节的住处让他看时,他双眼直盯着圣像,连声说这圣像真是活了。

为了这次传教工作的顺利进行,我们选了鲁道尔夫·阿夸维瓦(Rodolfo Acquaviva)和方济各·亨利贵兹(Francisco Henriquez)两名神父,后者通晓波斯语,因为他是在那里出生的。我们还选了曼奴埃尔·台克塞拉(Manuel Teixeira)神父作为第三人,但后来医生们说,他很可能因病死于途中。于是,我们又选了若望·德·麦斯贵塔(João de Mesquita)神父,但我不知他后来为何半途而废,至此我们便不知该派谁充当这第三人了。

教省负责人神父与那位使节一起去了一趟巴塞(Baçaim)^①,同行的还有一些我曾提过的人,神父要在那里确定这第三人的人选。负责人神父带去了一整套普兰丁版的大开本《圣经》,以显示我们的气派,因为此书装帧精美,封皮是烫金的。最终神父决定让三人前往莫卧儿,比国王要求的多出一人,这是出于多种考虑,然而我们不知会有怎样的结果。如果在寄信的船起锚之前我能知道一些消息的话,我是一定会告诉您的。我也会把一切有关这次伟大传教工作的情况向您汇报。我们大家焦急万分,我们所期望的回报是整个印度都归信天主,愿上天保佑。我们这里困难重重,以至于您和其他同伴都无法相信我们所做的一切,请你们永远不要停止为我们向天主祈福。在这里,我就不谈那些摩尔人的所做所为了,也不再谈魔鬼在我们面前设置的那些障碍。

这位国王拥有印度的大片土地,我不知道他凭借何种权利。就算他本人归信了,我们也还要劝化他所有的臣民。我们的天主是伟大而万能的。

我们的那些神父,据我所知,决定暂不给这位国王施洗,而是先要得到他的批准,在他那里修建一些教堂,并开始布道。这样,我们的这座事业大

^① 瓦塞(Vasai)历史上被称为 Bassein 或 Baçaim,是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孟买北部一座历史悠久的城镇。